

人民藝術叢刊

5

第二輯

自找麻煩

大 鼓

崔 嵬 著



上海雜誌公司總發行

自找麻煩

石家莊有個祥順泰雜貨店，
他的掌櫃名叫李洪寬，
李洪寬他心不寬，
遇見了犯思量的事，
他就往那牛角尖裏鑽！

李洪寬他的眼光短，

他像蛤蟆坐在井裏來望天。

自從那八路軍解放了石家莊市，

他的心就像風裏的亂麻亂上加亂！

他又像牆頭上的草兒隨風飄轉，

腦子裏就像那小叫驢一個勁的在拉磨盤。

每日裏，

他是睡不寧坐不安，

喝不下水吃不下飯，

像那熱鍋上的螞蟻在打轉轉，

他總覺着天要塌來地要陷，

大禍就要落在眼前！

他心盤算，

共產黨打進石家莊世事要變，

這一來我的買賣準要玩完。

人家說共產黨打到那裏那裏共產，

這一次豈能放過咱，

我這字號雖說不大，
石家莊上雜貨莊裏也數二數三。
大街之上朝南坐北，
光門面就佔了四五間，
玻璃磚的門窗明又亮，
日用雜貨擺在裏邊，
要是按現在的行情來估價，
就是邊區票也得個幾萬萬元。
我李洪寬雖說够不上大資本，
總也算是中等資產。
我看是不光要把我的產共，
說不定還要人死財亡——
一樣也不週全。
李洪寬越思越想心眼越窄，
大冬天，
頭上的汗珠兒，止不住地往外竄：
他心裏着急熱火往上冒，

嗓子眼裏真發乾。

抄起茶壺就倒水，

細瓷的茶碗接在下邊，

謀量着斟水已經多半碗，

端起茶杯就送到唇邊，

一仰脖子就往嗓子眼裏倒，

啊！好怪呀！

碗底已經朝了天，

爲什麼不見水半點；

低下頭來仔細觀，

才知道，

剛泡好的茶水都倒在了桌子上邊。

（白）原來這李掌櫃的心裏胡思亂想，想出了神，水都倒在了茶碗外邊他也沒覺着；等他端起碗來拿嘴一喝，才感覺到碗裏沒有水，他十分奇怪，怎麼倒了半天水，這碗裏一點也沒有，低頭一看才知道都倒在桌子上了。

李洪寬望着桌子上的茶水把氣嘆，
這時候他的太太坐在一旁開了言，
她一見當家的把水倒在了桌子上，
就伸出指頭來把他挖，

她說：「喲！你看你呀……」

一面說一面還把白眼翻！

「你看你呆在那裏犯了什麼病？

爲什麼還不把桌子上的茶水來擦乾，

你要是把小蘭的書本來弄壞，

看她回來不給你吵翻了天！」

李掌櫃說：「這年頭你還想叫她去把書唸？

趁早叫她待在一邊，

財產性命都要保不住，

這幾本破書還當什麼稀罕！」

他太太聽了此言把嘴一撇。

未開言還是先把白眼來翻。

她說道：「小蘭他爹，

你看你那沒好氣的樣，

拍桌子瞪眼爲那般？

大難臨頭也得想法逃避，

你光愁悶生氣也是枉然。

你坐在家裏發愁悶，

到不如去到大街打聽消息走一番，

看看到底是什麼風來望那裏颳，

看風使舵最爲先。」

李掌櫃一想太太說的到是不錯，

光坐在家裏是不沾。

他抓起帽子就望外走，

他太太趕忙上前又把他攔。

太太說：「你就這樣往外邊去？」

——「我難道還要梳洗打扮換衣衫？！」

太太說：「你瞧一瞧來看一看，

看看你的戴和穿。」

李先生不自主的把自己看，

頭上脚下打量一番，
頭上戴的是水獺帽，
小羔的皮襖身上穿，
線春的面子古銅色，
一件藏青的新大罩掛在上邊，
青絲帶子把腿紮，
黑虎絨的棉鞋腳上穿。
李掌櫃他把自己看一遍，
他太太又在一旁用那指頭向他來挖：
「你要是這樣穿戴大街走，
豈不是招風惹災自找麻煩！
不看吃的把穿的看，
一看你就準有好大資產。」
李掌櫃一想，
招哇！真是不錯，
我真是糊里糊塗，
冒裏冒失倒兩不着三。

快快換來快快換，
快換上一套舊衣衫：
頭上換上瓜皮帽，
青市布的馬虎風帽罩在上邊，
把一雙破毡窩穿在脚上，
褲腿就用布條纏，
就剩下大褂皮襖沒的換，
夫妻二人這可就爲了難。
還是太太有辦法，
她想的辦法真是鮮，
她找出布來找出線，
就把三塊鋪襯縫在了大褂上邊，
這就算是大褂破了補的補綻，
新大褂一下就變成了舊衣衫。

（白）李太太給他先生在大褂上補了三塊
補綻，前邊兩塊，後邊一塊，李先生一看說：
「這不成了舊戲裏的富貴衣了嗎？」他太太說：

「什麼叫舊戲裏的富貴衣？」李掌櫃的說：「富貴衣就是戲裏叫花子穿的衣裳，那補綻都是用綢子緞子拚起來的。」他太太一聽說：「你這個人還有心緒說這道那的，你還不快去快回來。」她說着又把那白眼珠一翻，李掌櫃趕忙說：「對！對！我就去，我這就去。」

李太太說話好像聖旨，

李掌櫃遵旨照辦不敢遲延。

提起雙腿就要往外走，

他太太說：「且慢，我還有事對你言，

你頂好去找找齊保長。」

李掌櫃說：「莫非就是咱那同鄉齊奉三？」

「正是他來正是他，

那傢伙消息靈通辦法鮮。

你到他那裏把消息訪，

你要少說話多聽他來談！」

李掌櫃說：「行！」飛快的走出大門口，

不覺來到大街前。
來到大街用目看，
啊！幾天沒出來，
這街上的光景可不一般，
行人好像那長流水，
亂烘烘的亞賽過年。
路南的行人道貨全是小攤販，
日用百貨俱都擺全；
穿的戴的吃的用的樣樣有，
小販們臉上個個帶着歡。
有的喊小米每斤一千正，
頂好的白麵才賣兩千，
肥豬肉一萬元兩斤半，
每斤邊幣合四千。
有的喊：
大白菜真正賤，
四斤才要一千元。

李掌櫃一聽心納罕，
爲什麼八路軍來了吃食之物賤的出了玄！
國民黨在的時候，
陳小米賣到一萬塊，
每斤豬肉至少也得兩萬六千。
最次的白麵也得一萬三四，
大白菜每斤要千三。
那時候每天混個三萬兩萬不夠吃飯，
到如今掙個三千兩千就能過一天！
無怪乎擺小攤的這麼擁擠，
怪不得他們興高彩烈吆喝的歡。
這真是共產黨到那裏那裏要變，
眼見這馬路上的光景大不一般。
李掌櫃一面想一面走一面觀看，
他又把馬路兩旁的門面買賣看上一番。
有幾家已經開了市，
有幾家還在把門門；

有幾家門兒還在半開半閉，

窗板門板只下了半邊。

有幾家已經把玻璃磚的窗戶完全露在外面，

看樣子裏面的貨物擺的可也不算全。

真光書局門口掛的牌子是照常營業，

稻香村門板上貼着的紅帖是貨已售完。

李掌櫃看完這紅帖暗把頭點，

這家的老闆和我打的是一個算盤。

八路軍打進來的前幾天我從這朝陽路過，

還看見他們貨物滿滿蕩蕩的堆在窗子裏邊；

八路軍打進來還沒開門扇，

那多的貨物怎麼就會賣完。

貼這紅帖就像是那貓蓋屎，

明眼人一瞅就能看穿他的巧機關。

李掌櫃正在這朝陽路上暗思想，

猛然的一只手按在了他的右肩。

(白)却說這李掌櫃的李洪寬正在稻香村的門前暗思暗想，猛然地一個人在他右肩膀拍了一下，掌櫃回頭一看：「啊！這不是保長嗎？」那人趕忙把手一擺說：「李大哥，這是什麼時候了，可別這樣稱呼了，咱們是朋友，還是以弟兄相喚吧！」李掌櫃連忙說「對！對！」原來這人正是李掌櫃要找的齊奉三。齊奉三說：「李大哥，好多天不見了，買賣開了張沒有？」李掌櫃把頭一搖，先嘆了一口氣，有氣無力地說：「沒有！」齊奉三麻瞪了麻瞪他那小三角眼說：「啊！原來還沒開張？咱們哥們這麼多天不見了，到我家裏坐一坐，咱們說說話。」李掌櫃一想：「這傢伙不算是什麼好東西，我過去給他也沒有什麼來往，還是不到他家裏去為妙。不！我太太不是還叫我找他打探消息嗎？……」李掌櫃正在盤算，齊奉三又說道：「李掌櫃你那麼客氣？你就」

賞光吧！」說着就用手去拉他，李掌櫃又一想：
「我太太叫我到他家去，我敢不去嗎？這傢伙當
過保長，外號叫地老鼠，能到處溜溜，知道的
事多，消息也靈通，到他家裏去坐坐，探聽點
什麼消息也好，反正他家離這裏不遠。對！我
就是這個主意。」想到這裏他就對齊奉三說：
「好！反正我也沒有什麼事，就謹遵台命吧！」
齊奉三說：「你真是客氣，要不嫌咱家裏髒，
咱就走吧！」兩個人就到齊奉三他家裏去了。

兩個人一路走來一面說話，

不覺就來到齊奉三家裏邊。

喝罷茶來抽過烟，

他兩就說東說西說地又說天。

說了半天才拉到正題，

齊奉三問李洪寬到現在買賣還不開張爲那
般？

李掌櫃未曾開言先把氣嘆，

要想買賣開張恐怕難上難！
咱倆個不但同鄉又是老朋友，
我就把心事對你言，
你可千萬別對旁人學說，
要叫別人知道大禍可就到眼前。
齊奉三聞此言連說這種事兒我明白，
大哥你就把心寬，
你的話我要是對別人說，
那我就不是人揆的齊奉三。
李掌櫃說你看你老兄弟可別這樣，
我要是信不過你也不會把這肺腑之言對你
談。
齊奉三說你信得過我我知道，
有什麼心事快對兄弟說上一番。
李掌櫃未曾開言又先嘆氣：
「唉！你說這個世道難不難！
人都說共產黨打過來就要共產，

這一次他們豈能放過咱。

要是人家說的真這麼會事，

那我開張營業豈不是撲燈蛾兒自投火焰！

哎！老兄弟你消息靈通見識廣，

你說這共產黨要共產，

是真是假還是謠傳？」

齊奉三聽這話又把頭搖又把頭點，

他裝腔作勢半天沒答言。

（白）齊奉三聽了李掌櫃的一席話，半晌沒答話，只是坐在那裏搖頭晃腦，蹙眉擠眼，嘴裏還「布啞布啞」的像品滋味一樣。這一來李掌櫃可就有點着急了。就說：「奉三老弟，你這是怎麼啦，怎麼不說啊！」齊奉三把頭晃了個圈子，才開了腔，說：「這個事咱們可不能亂說，這可不是鬧着玩的。今天可是人家的天下。共產黨為什麼叫共產黨呢？共產還不就是他的產業也是我的，我的產業就是你的嗎？還